



雕塑大师滑田友与第一小学

□ 夏志强

今年3月2日上午,高邮市第一小学1971届校友,著名画家、雕塑家,原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现任淮安市美协主席华龙宝先生,专程来到第一小学,向母校赠送了精心创作的巨幅彩墨画《滑田友与五四运动浮雕》。该作品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过,画面中央是1952年滑田友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时的形象,他身穿工作服,左手叉腰,右手拿着雕刻刀,面带微笑,看着前方,身后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型浮雕。

华龙宝先生为什么要向母校赠送《滑田友与五四运动浮雕》画作呢?原来闻名中外的雕塑大师滑田友先生,年轻时曾在第一小学工作过,并在这所建校已120多年的老校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滑田友先生出生于江苏淮阴县渔沟镇,自幼家境贫寒,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第六师范学院美术专业。他惜时如金,勤奋学习,尤喜雕塑,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实际操作能力,都名列前茅,为今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26年8月,他应聘到当时在苏北地区享有盛名的高邮县第一小学(现第一小学)任教美术和音乐,不久,又受聘在高邮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小学任教美术。

滑田友先生知识渊博,敬业善教,教学内容丰富充实,特别重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除了上好课,还组织建立了学生工艺课外兴趣小组,放弃个人课余时间,热情地对学生指导。在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在学校西部一个四合院内,建立了一个小手工作坊,占地约80平方米。作坊内有20多个工作单元,每个单元有工作台,有台钻、手锯、铁锤、斧头、凿子、刨子等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小型的,便于小学生操作使用。可见,为创建这个小手工作坊,滑田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这个小手工作坊里,滑田友先生悉心指导学生制作了一件又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参加了江苏省、全国和一些国际比赛,屡次荣获个人和团体大奖,有的工艺

品还被国家选送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展示,为高邮县和学校赢得了荣誉。年轻的滑田友在中国美术界一时声名鹊起,并得到了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赏识和关注,把他的一些作品推荐到《良好画报》《新闻周刊》上发表。学校特地设立了一个艺术馆,专门陈列滑田友的作品,学校历届获奖的手工艺品以及学校师生的优秀美术作品。令人痛心 and 愤慨的是,1938年7月,日寇飞机轰炸高邮城时,学校被炸,艺术馆和学校的儿童图书馆、社会科学馆等均被炸毁,展品和图书毁于一旦。

滑田友先生平易近人,又乐于助人,深受同仁敬重。当时,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原中国香港文化协会主任委员沈亦珍先生,也在第一小学任教,教授常识课。沈亦珍先生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教学,非常重视乡土知识的传授,以便学生了解家乡,进而热爱家乡。他深入到全县乡镇调研采访,收集到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于1930年2月编写出版了高邮县第一小学校本教材《高邮县乡土表解》。内容涵盖了文化历史、风土民俗、交通水利、古迹名胜等28个项目,其史料价值远远超出教学所需,深受文化教育、交通水利、农渔商贸各部门的重视并收存。《高邮县乡土表解》的文字内容是沈亦珍先生负责编写的,封面及内部插图是滑田友先生设计和木刻的,这本资料是两位大师年轻时团结协作的结晶。

滑田友先生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知恩图报的人。作为客籍教师,他非常感谢时任高邮县第一小学校长谢耀华对他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地精选了一块红枣木,利用休息时间,为谢校长雕刻了一个头像,面容慈祥,栩栩如生,弥足珍贵,至今仍然被谢氏后人所珍藏。

滑田友先生治学严谨,教态又和蔼可亲,学生非常喜爱他。第一小学的老校友,现已106岁高龄的原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学奠基人、国际知名教授夏书章先生,在一次会见第一小学

领导时,深情回忆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第一小学的学习生活,他说当时最喜爱的老师是滑田友老师,最喜欢上的课是美术课。上滑田友老师的美术课,不仅学习到美术知识,还能学到一些操作技能,动脑动手,受益匪浅。

我是1960年高邮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师范附小(现第一小学)工作的,当时滑田友先生呕心沥血创办的手工作坊还在,偶尔也有美术老师带领学生到那儿去上课。走进手工作坊,看到那一张张长方形的工作台,一件件小巧精美的工具,仿佛看到了当年滑田友先生站在学生身边,弯着腰指导学生制作工艺品的情景。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小作坊遭到破坏,各种工具被洗劫一空。后来这儿被改造为教师宿舍。

滑田友先生在第一小学工作时期,正值青春年华,意气风发,事业有成。不幸的是,在他29岁那年,家乡接连传来噩耗,先是妻子被土匪劫持,赎回后不久就生病去世,接着,爱子又不幸夭折。面对丧妻失子的双重打击,他悲痛万分,情绪低沉。得知这个信息后,徐悲鸿先生写信劝慰他要振作起来,为了自己钟爱的雕塑事业,要放开眼界,走向广阔的天地,进一步学习深造。这年夏天,滑田友先生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工作6年的高邮县第一小学。1933年随同徐悲鸿先生赴法国巴黎留学。在巴黎,他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后又成了邻居和好友。1947年在巴黎美术学院毕业后,应先期回国的徐悲鸿先生邀请,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1952年荣幸地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圆满完成了纪念碑底座上《五四运动》大型浮雕的设计和制作。

滑田友先生在教学和创作中,中西结合,熔铸古今,既体现了西方雕塑的艺术精华,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石雕、砖雕、木刻、泥塑、面塑的神韵,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6年3月,一代雕塑大师滑田友先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在北京逝世。

小王家在小镇的北边,门口一条小河,河边一排绿树,是小桥流水,河岸人家。他家里老人客气不得了,准备了酒,又跑到饭店订了好多菜。饭后我们稍作休息,起身向老人告辞,到浴室洗温泉澡。

我们来到一处温泉浴室。堂口里面摆放了一对铁树盆景。室内干净明亮,陈设整洁,浴巾雪白,空气清新。进了浴池,里面太大了,就像进了游泳池。墙上一条边的淋浴器,还有一个洗手间。洗澡的人不多,空旷得很。洗澡池子有好几个,里面的天然温泉水清澈透明。热水池子我试了一下,水有点烫。我泡在温水池子里,全身放松,氤氲的热气弥漫在四周,不一会浑身发热,暖洋洋的非常舒服。本是红尘一过客,此时已是泉中仙。泡温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浴后皮肤光滑细腻。

汤山终年泉水汨汨,自然风光十分优美,是一个值得去游玩的好地方。

汤山一日游

□ 张福勤

水放满就行了。澡堂子后边就是山,山脚下岩石有个横向缝隙紧挨水面,是温泉出水口,有圆桌子大的水面上冒着热气,澡堂子用的就是这个出水口的温泉水。汤山泉眼多,温泉日出水量数千吨,常年水温65℃以上,水质清静,含32种矿物质及5种微量元素。

小镇旁边是山。走进山间,草木苍翠茂盛,山林鸟语声声,溪水清澈见底,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带着香甜的春意。汤山地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山都不太高,有的疗养院建在山上。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顶清风习习,举目远眺,蓝天白云下山峦叠嶂,一片翠绿,令人心旷神怡。不知不觉,时间已近中午,小王邀我到他家吃饭。

多年前我在省城参加彩电维修培训,学友小王和我同住一个宿舍。他是江宁汤山人,个子不高,说话笑眯眯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买好了两张车票,邀请我去汤山玩,顺便洗澡泡温泉。汤山我没有去过,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汽车出中山门沿着沪宁公路向东行驶,大约40分钟就到了汤山镇。

汤山是江南古镇,古名温泉,因温泉而得名,已有1500多年历史。小王成了我的导游,他带我在小镇上逛了一圈。走在街上,看到街道两旁老房子古色古香,杂货店、理发店、酱园店、小吃店……各种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路边很多摊子,叫卖声此起彼伏,几个戴着汤山炮兵学院校徽的军人在摊上买东西。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拥挤而热闹。

街上有一座老澡堂子,堂口不大,洗澡池子里面没有水。小王告诉我,这个是温泉澡堂子,洗澡水不用烧,开门之前把池子

顶着烈日,冒着高温,紫薇越发精神抖擞,开得正旺盛。远观,一簇簇:红的像火,紫的像霞,白的像雪。近看,一朵朵:有的如昭君之婉约,有的如贵妃之奔放,有的如貂蝉之俏丽,有的如西施之清新。

紫薇花色艳丽、花姿优美,开在少花的炎热季节,给人以美的享受与心的慰藉。紫薇花期又特别长,从夏开至秋。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诗赞曰:“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

紫薇幼枝尚有外皮,老干之外皮则全部脱落,故此树又叫无皮树。南宋古籍《老学庵笔记》讲述了一个故事:余姚法性寺里有个叫行持的穷和尚,过春节时身无分文,心里感到憋闷。他怅惘地抬头看到院子里一棵老干紫薇,竟豁然开朗起来,心里的憋闷一扫而光,作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大树外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薇树,无皮也过年。”

紫薇有个特点,轻抚树干,树顶枝叶便会晃动摇曳,如人之怕痒,故有怕痒树之别名。清代陈其年写了一首《定风波·紫薇》,我最欣赏词中的“才试麻姑纤鸟爪,袅袅,无风娇影自轻扬”三句,这三句把紫薇树“怕痒”之性状刻画得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

紫薇这么讨人喜欢,可是在古代却常常与官场相牵连,被人为地贵族化。

紫薇的贵族化起源于唐。那时候的国家最高政务中枢叫中书省,设在皇宫内。据《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中书省改曰紫薇省,中书令改曰紫薇令。紫薇原指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一个星垣,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自汉代起,用以喻指皇宫。“紫薇”与“紫微”音同形近,遂被植入紫薇省。过了五年,紫薇省又复称中书省,紫薇令又复称中书令,而此时的紫薇,已成伞状之大树。

这是一个历史掌故。受其影响,后来凡任职中书省的,大多喜话紫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中书省担任过中书郎。他有《紫薇花》一诗,曰:“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在诗中,白居易自称紫微郎。紫微郎,即中书郎也。

不仅如此,那些有志于入朝为官

“带水婆子”,是个农活名称。农活名称一般是动宾词组,如:插秧、割稻、挖土、开沟等,顾名思义,直白晓畅,而“带水婆子”,有点让人一时捉摸不清。这里,解释一下:“带水婆子”就是给水婆子加水的意思。

秋天,稻子收割完毕,大片大片稻茬田裸露着,即将进入耕田耙地、播种麦子的农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大队都很少有台把拖拉机的,稻茬田都是依靠畜力(牛力)耕翻。耕作时,在耕田的犁架上面加装个特制的六角形稍扁些的木桶,这个木桶就叫“水婆子”。水婆子上口大、下口小,高度约为50公分左右。水婆子底部装有一段空心的铁管,铁管直一段、弯一段地顺着木犁固定,铁管上圆下扁,上端和水婆相接,下端延伸到犁铧。带水婆子,就是在耕作时负责向水婆子里加水。婆子里面的水,不停地、缓缓地往犁铧、铲头上面流渗,以减轻犁铧以及铲头与泥块的摩擦力,减少耕牛体能的消耗。

放“三秋”忙假了,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假期里都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带水婆子,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农活。大水牛肩扛木制的搁头,卖力地拉着耕地的木犁,一步一步前行;“牛摆摆”(方言,“牛爸爸”的意思,是对用牛者的称谓)在后面左手扶着犁梢,右手抓着连接牛鼻子的缰绳,牵引大水牛一垄一垄地耕翻稻茬田;我们带水婆子的孩子也跟着水牛及其“摆摆”两头走,在小沟渠里拎水,往

也来话紫薇

□ 朱桂明

者,亦大多喜话紫薇。

南宋有个叫王十朋的读书人亦有《紫薇花》一诗,云:“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自惭终日对,不是紫微郎。”面对盛开的紫薇,作者感叹自己还未入仕的苦闷。

由此看来,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达官贵人或期望闻达之人尤好紫薇。他们“居庙堂之高”话紫薇,“处江湖之远”亦话紫薇。难怪此花又名“官样花”。

“官样花”,语出南宋杰出诗人陆游笔下的《紫薇》。诗云:“钟鼓楼前官样花,谁令流落到天涯?少年妄想今除尽,但爱清樽浸晚霞。”

“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解放后隐居苏州,迷恋于园艺。他酷爱紫薇,在其“紫罗小筑”里,栽种了一大棵紫薇,一大棵白紫薇,还精心培植了七八盆紫薇老干树桩。每至夏日秋后,树上盆中都烂漫着花,如火如荼。

受自身经历影响,周瘦鹃认为写紫薇的古代诗词格调高的不多。他最欣赏宋·程俱一首五古:“晚花如寒女,不识时世妆。幽然草间秀,红紫相低昂。荣木事已休,重阴闕(闕,音bì,掩蔽)深苍。尚有紫薇花,亭亭表秋芳。扶疏缀繁柔,无复粉艳光。空庭一飘委,已觉巾裾凉。手中蒲葵箑(箑,音shà,扇子),虽复未可忘。仰视白日永,凄其感冰霜。”此诗写紫薇,未必最好,周瘦鹃看重的是它不带一点官气。先生之生性,可见一斑。

令人扼腕的是,一代文学大师和园艺大师,竟于1968年8月11日含恨跳入自家的古井中。在此之前,作为“牛鬼蛇神”,其“紫罗小筑”被砸,其紫薇老干树桩被毁。

粉碎“四人帮”后,周瘦鹃沉冤得雪。有关方面寻其遗作成集,一为《花木丛中》,一为《苏州游踪》。这是两本闲书,却实实在在是两本好书,其文笔清新隽永,宜听雨赏雪而读。

我亦爱紫薇,且如先生所愿——愿人们少一点世俗,这么好的东西,它更应该开在路边、水旁、山坳、野地、公园、寻常人家。

带水婆子

□ 赵旭东

水婆子里面添加。

我们带水婆子的小孩发现,几个牛摆摆安装的水婆子似乎有区别,婆子里面的水,有的流得快,有的流得慢。流得快,耗水量就大,带水婆子的孩子就得多跑腿,多拎水。于是,机灵的孩子使出了一招,趁牛摆摆不注意,往水婆子里扔点小泥块,堵着点铁管,水就流得慢了,但有时会彻底地堵塞水管。这招往往会被牛摆摆识破,小泥块掏出来后,水还是近乎花花地流。一招不灵,再使一招。有更鬼精的孩子从家里悄悄地带来一把小铁锤,提前来到田间,将水管扁扁的出口再轻轻地敲扁一点。水依旧在流渗着,只是流速慢了,还不易被牛摆摆发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我们小时候经历的带水婆子的往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现代农业的种植规模化、耕作机械化、播种一体化,以及免耕技术、无人飞机、智慧植保、生态农药等,早已替代了牛拉人扛、刀耕火种的种植模式。如今,再也见不到卧在老柳树下反刍的大水牛,还有那木犁、那水婆子、那搁头、那缰绳……然而,“带水婆子”这一词条,却总是勾起我们对于那段悠悠岁月的回忆。